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煎謨

列傳第二十三

王應熊

呂大器 子潛

文安之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厯癸丑進士天啟中厯官詹事以憂歸崇禎三年召拜禮部右侍郎疏論中官事而語皆迎合帝旨以是蒙眷注給事中馮元巖發其貪汙狀帝不省應熊博學多才熟諳典故性豁刻強很人多畏之周延儒溫體仁援以自助及延儒罷而體仁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閣臣應熊不與特旨擢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命下朝野胥駭八年

正月流寇陷鳳陽毀皇陵巡撫楊一鵬應熊座主也巡按吳振纓體仁嫺也二人恐帝震怒留一鵬振纓疏未上俟恢復報同上之擬旨令撫按戴罪范淑泰劾其改一鵬疏月日欺誑狀應熊亦屢疏辨最後給事中何楷奏言故事奏章非奉旨卽報不許抄傳臣疏於十四日奉旨應熊乃於十三日奏辨旨未下應熊何由知且旨未由科鈔先送錦衣堂上是疏可不由科鈔矣應熊始具疏引罪因言以閣臣鈔閣疏與外廷少異身受指摘與探他人事少異帝卒惡其漏洩下應熊家人及直日中書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乞休去延儒再召力引之應熊未至而延儒已罷歸比應熊至請召對不許請歸田許之乃慙沮歸南都立以張獻

忠殘破四川改應熊兵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
雲貴軍務應熊疏言蜀境西北接鄖東抵夷陵西南由建昌
通雲南東由南遵義通貴州今寇踞成都蜀人殆無孑遺議者
謂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虛喝保甯
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爲獻賊所驅則獻忠之無顧畏可
知矣川陝總督宜提兵復保甯牽賊北顧臣得合黔滇之力
以搗其空虛廣西鄖陽許臣節制則緩急可以呼應臣名總
督四省而兵止於黔餉止於滇不幾輕視巨寇乎乃命楚鄖
貴廣悉聽節制應熊又劾巡撫馬體乾縱兵淫掠下所司逮
訊命未達而南都亡應熊在蜀不能有所爲曾英請屯田重
慶亦不許久之參將楊展等復川南州縣應熊始會總督樊

一補檄諸路並進駐遵義丙戌冬獻賊死其黨孫可望以餘眾陷佛圖關犯重慶英與體乾皆力戰死而應熊棄遵義遁入畢節衛未幾卒一子陽禧死於兵竟無後

呂大器字儼若四川遂甯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擢吏部主事乞假歸以邑城庫惡倡率修築工甫完而賊至佐有司拒守城獲全增秩一等出爲關南道參議遷固原副使討長武賊以穴地火攻法滅之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劾罷總兵柴時華數破敵西陲略定十五年六月擢兵部添註右侍郎大器負才性剛躁善避事見天下多故懼當軍旅任以五不堪四不可自揭吏科言己好酒色近財必不可用給事中某劾之詔趣令入京詭稱疾不至嚴旨切責亦不至

命所司察奏明年三月始至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螺山之敗大器所部無失增俸一等未幾以保定息警罷總督官特設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總督駐九江大器任之左良玉以候恂故疑大器圖己劄九江稱疾不進大器詣榻前慰勞疑稍釋已而所部兵與良玉兵私鬪焚南昌關廂廷議改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禮部事以袁繼成代之南中之議立君也大器主錢謙益雷縝祚言立潯王常澐議未定而馬士英及諸將擁福王至王既立遷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以惡張愼言故遷怒大器上勦臣憤激有因疏云當馬士英手札迎立皇上黎明集議大器縮禮兵二部印紆回不前劉孔昭怒形於色臣等面折大器因得俯首

就列清晨迎駕大器又欲停留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
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上曰効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
必深求大器遂乞罷不許既士英與孔昭比欲盡起逆案諸
人先薦阮大鍼大器知必不爲時所容乃倡言以攻士英疏
曰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奸庸僨事中原陸沈皇上中興
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紀綱顛倒邪正士英非以
賄敗造成借名知兵而爲鳳督者哉重兵入朝覲顏政府南
國從來藹藹一經唆撥而殿陛喑啞叱咤者藐至尊爲贅旒
矣逆案一書先帝手定而士英悍然不顧目無先帝何諭陛
下且士英有何勞績倏而尙書宮保倏而金吾世蔭其子以
銅臭列銜都督女弟之夫未履行陣冒授總戎若越其尤

仰楊文驄等皆先朝罪人盡登應仕名器僭越莫此爲甚總之吳甞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之失而端方亮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之長而奸回邪慝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上勑以和衷體國會劉澤清又劾其心懷異圖遂致仕去大器慮有後禍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意士英憾未釋嗾李沾復劾之遂削籍命法司逮治而蜀地盡失無可蹤跡焉丙戌八月隆武帝殂於汀州兩廣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議奉桂王監國大器與推戴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王奔梧州大器棄官入蜀戊子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衛進大器少傅代之賜劍便宜行事時朱容藩謀據蜀自稱監國蕩寇將軍李占春爲其所惑按部

至涪州占春來謁大器察其可用深相結勸其誅容藩自贖
占春感悟容藩因敗死大器欲遍觀諸將能否入遵義王祥
具橐鞬迎甚恭大器知其無能爲太息謂李乾德曰楊展志
大而疏袁武忍而好殺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尙可爲乎一
日於石柱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發背明年卒於都
勻諡文肅子潛字孔昭癸未進士隱居湖州不仕

文安之字汝止夷陵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庶吉士進檢討改
南京國子司業轉祭酒爲薛國觀所構削籍歸宏光時起詹
事隆武時拜禮部尙書皆以兵戈轉側辭不赴永曆帝立以
瞿式耜薦與王錫袞並拜東閣大學士亦不赴庚寅六月上
在梧州嚴起恆爲首輔王化澄朱天麟次之安之至起恆讓

之居首輔而已處其下孫可望再乞秦封安之持不予後桂林破上奔南甯

大兵日逼雲南又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頗強欲結之共獎王室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上從之加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尙書總督川湖諸路軍務賜尙方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黨守素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及譚宏譚詣譚文等十六營爵皆公侯卽命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又銜其阻封議遣兵伺於都勻止之奪諸將敕印留數月安之乘間走貴州將謁上於安龍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先是可望設六部翰林等官以任僕范鑛馬兆義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尙書並加行營

之號而俱最寵後與方于宣屢詞勸進可望令待上入黔議
之上久駐安龍可望遂自設內閣九卿等官以安之爲東閣
大學士安之不爲用走依劉體仁等以居時李赤心高必正
竄廣西賓橫南甯間赤心死養子來亨代領其眾推必正爲
主已而必正亦死食且盡畏

大兵來逼率眾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
光興譚宏等附之眾猶數十萬及己亥正月上奔永昌安之
率體仁宗第來亨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以救滇會譚宏譚
詣劫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之宏詣遂以所部降於我
大清於是諸鎮盡散去時上已入緬甸地盡亡安之鬱鬱尋
卒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終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二十四

吳炳

侯偉時等

嚴起恆

楊鼎和等
張載述

朱天麟

楊畏知

王錫袞

吳貞毓

張鑄等
任斗墟

郭之奇

楊祥

吳炳宜興人萬厯丙辰進士授蒲圻知縣厯官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失流寓廣東永厯帝擢爲禮部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直仍掌部事又從至武岡警報至上倉卒奔靖州命炳扈太子出走城步吏部考功司主事侯偉時從焉旣至城已失同被

大兵所獲說之降不屈械送衡州炳自盡於湘山寺偉時補
官纔數月亦死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侯偉時公安人崇禎中進士官吏部主事京師陷污賊命敗
南還永厯丁亥授考功司八月

王師入奉天府與吳炳同被執不屈死趙廷璧內鄉人官長
沙僉事率妻古氏子燦子婦馬氏俱自盡劉佐嶠峨人官湖
廣布政司參議邱懋樸新添人官荊州僉事俱遇兵死我
朝賜偉時通諡烈愍廷璧佐懋樸俱節愍

嚴起恆字震生浙江山陰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刑部主事厯
員外郎出爲廣州知府遷衡永兵備副使廣州民感其惠閉

城不使去上官慰諭乃得行獻賊躡湖南吏民悉竄起恆獨
堅守永州諭門吏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賊亦不至乙酉左
良玉犯闕總督何騰蛟赴水不死奔長沙大集僚屬起恆與
盟主轉粟以贍兵食隆武時擢戶部右侍郎總督湖南錢法
永愿帝立命兼督軍餉丁亥上駐武岡拜禮部尙書兼東閣
大學士仍領錢法上走靖州不及從已知駐柳州卽問道馳
往尋還蹕桂林復走柳州走南甯俱間關相從時君臣資斧
斷絕起恆懸示通衢廣爲開選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布諸賈
及土戶樂籍皆得註仕籍又有考貢之令邨師巫童能握管
書字者投呈就試章服錯亂漫無等威論者頗以咎起恆然
實不獲已也旣李成棟反正上還肇慶起恆與王化澄朱天

麟同入直成棟子元胤入爲錦衣衛指揮使專決朝政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五人肘之攬權樹黨人目爲五虎起恆處其間不能有所匡救未幾化澄天麟皆罷去舊輔何吾騶黃士俊入代之吾騶旋亦罷士俊居首輔起恆次之在位廉潔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患難共事久無所忤而五虎憾之詆爲邪黨庚寅上在梧州尙書吳貞毓等十四人合奏五虎之罪下湘客等獄將置之死起恆且力救之至長跪上舟側貞毓等並惡之乃請召化澄還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上不悅奪德復官起恆力求罷斥上挽留至再不得放舟竟去會鄖國公高必正興平侯黨守素入朝貞毓欲藉以傾起恆郊迎四十

里牛酒犒師必正大悅貞毓因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嚴公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庶吉士錢秉鎧起恆門生也在座笑曰五虎攻嚴公嚴公翻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悟比入對水殿力言起恆虛公可任請手敕邀與俱還上從之尋文安之入起恆讓爲首輔時國事大壞道遙水殿無策可施民間爲之謠曰漢宮秋昭陽愁蓋起恆字秋治化澄字昭陽也桂林破從上奔南甯初孫可望請封起恆沮之再使求真封又沮之可望大怒聞上在南甯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扈直上起恆舟怒曰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恆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拳毆之起

恆急赴水死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並被殺兵部尙書
楊鼎和殺於崑崙關時辛卯二月也鼎和堯珍以阻議故而
霖與載述以曾劾主秦封者也初起恆在舟中望山色愛之
歎曰滿目猙獰願骸骨葬此旣死屍流三十里泊沙渚間突
有虎負之登崖守視不去賊眾驚悸下拜禮而葬諸叢山之
麓南甯彭生爲立石題曰山陰嚴先生之墓至今人稱虎墳
云鼎和初名鼎甲江安人以進士官歸化知縣厯官雲貴部
院進兵部尙書堯珍鎮雄人官兵科都給事中霖歙人官兵
科給事中我

朝賜起恆鼎和通諡忠節堯珍霖烈愍

張載述涇縣人官瀘溪知縣乙酉

主師下江西逐載述而以李光者署縣事貢生魏一柱縛光送鄭彩所磔之與載述畫策守瀘敗

王師於密潭丁亥王得仁至載述走粵謁永厯帝於肇慶值袁彭年用事載述久不得官心不平太監夏國祥鄉人也探知上厭彭年屬載述伏闕疏其罪尋擢給事中孫可望之請王封也載述亦力持不可辛卯二月與嚴起恆等同被害於南甯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朱天麟字游初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授饒州推官屢攝屬邑咸有聲考選授部曹帝御經筵講官並爲稱屈比臨軒親試改翰林院編修甲申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東而京師陷

南都破與邑人共城守崑山再破走福州謁隆武帝擢少詹
事署國子監事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又走
廣西入安平土司丁亥永歷帝幸武岡以禮部右侍郎召辭
不赴具疏請上自將爲先鋒倡率諸鎮毋坐失事機明年春
上在南甯擢禮部尙書旋拜東閣大學士又自請親率土兵
略江右不聽乃趨朝入直會李成棟反正從上至潯州潯帥
陳邦傳已邀封慶國公復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天麟
執不許邦傳怒以所賜印劍擲天麟舟中不爲動上駐肇慶
天麟謂機勢可乘復勸頒親征詔規取中原上優詔答之而
不能行也當是時朝臣樹黨分局天麟暨嚴起恆王化澄晏
清吳貞毓張孝起爲廣西扈從舊臣與從成棟反正之曹煒

耿獻忠等勢不相能尋以天麟擬旨譏金堡堡黨丁時魁鼓
言官十六人譁登殿陛擲印棄官出語具堡傳天麟卽日辭
位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上亦泣曰卿去子益孤矣時
魁等論之不已并其弟大行人天鳳子御史日生中書舍人
月生皆坐斥天麟去移居慶遠化澄向無物望亦爲眾逐何
吾騶黃士俊入輔頃之吾騶又爲五虎所排獨士俊起恆在
上復召之天麟力辭不赴上言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
言者絕不問瑣屑一人一事則掉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
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爲極重大事獨願主上爲社
稷憂則憂之爾庚寅上幸梧州五虎敗上遣使再召天麟復
拜疏極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

步今則何地可退陛下當奮然自將使文武諸臣盡擐甲冑臣亦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略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試問今之政本安在平時

大兵日逼上不能從惟趣令入直而已未幾廣州桂林皆失上奔南甯孫可望疏請移蹕雲南先是起恆沮封議獨天麟謂宜許及迎扈疏至亟召廷臣集議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勸幸欽州依李元胤天麟力請幸滇言元胤屢敗之餘眾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推戴之心慰中外臣民之望貞毓等力持不可遂寢其議天麟旣不得請遂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以爲勤王之助兵未集有旨

告警上倉皇出走復扶病從之抵廣南上已先駐安龍病劇
不得入覲壬辰秋八月卒於西坂村謚文靖蔭一子中書少
人

楊畏知字介夫陳倉人崇禎丙子舉陝西鄉試第一以部郎
督餉真定遷川北巡道改雲南副使分巡金滄乙酉秋土司
吾必奎反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誅而沙定洲繼亂
沐天波走楚雄定洲追之畏知謂天波曰公所在賊必專力
圍之城其危矣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雄得爲備賊西追則
恐吾斷其後攻楚雄則恐公自西來首尾牽制斯上策也天
波從之畏知給賊曰若所急者黔國耳今已西走待若定永
昌還朝命當已下予出城以禮見可耳今順逆未分不能爲

不義屈也定洲與盟而去分兵寇大理蒙化畏知乘間清野
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聞不敢至永昌還
攻楚雄畏知日坐雉堞間多方繕守定洲力攻不下輒發巨
礮擊之烟燄衝城上羣蠻周麾而呼曰楊公死矣頃之烟散
畏知則端坐如故也驚歎爲神畏知視賊懈出奇兵奮擊殺
傷甚眾賊遂巡稍卻引兵寇迤東去已復還分兵七十二營
每七營設一大屯環城鑿濠示久困計畏知守益堅隆武帝
嘉之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明年丁亥孫可望等入黔詐
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報讎兼程馳至解楚雄圍定洲戰敗遁
歸阿迷可望遂進據會城法令苛切百姓失業愈於沙賊之
亂顧以畏知同鄉故甚重之遣李定國徇迤東已與劉文秀

西略畏知領兵出祿豐拒戰敗至啓明橋投水不死歸而罵
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
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給我爾曰不信當折矢
以誓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
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皆許諾乃偕至楚雄定大理諸郡
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迤西八郡免屠戮者畏知力也時
永厯帝已立而詔書未至滇可望乃自稱國主然雖自尊劉
李固儕輩也不肯爲之下旣聞肇慶有君李錦李成棟等並
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己丑春遣畏知及故兵
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表請王封金堡等持之畏知疏曰國
事危矣不以此時虛名爲招徠而竟自樹強敵乎且可望固

盜之渠也。曷者屠毒海內廟社凌夷。今一旦投誠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神靈陰以啓之也。倘因其來而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庶幾收用於萬一。奈何信及一二腐儒。使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通。今土宇非昔。百務俱隳。而獨於區區封議。必欲執舊法以繩之。邪。旣而宗人朱議漉以把持誤國。劾堡則又駁之曰。斯論亦否也。給事爭之。朝旨予之。使歸。恩主上而憚朝內之有人。懷德畏威。不更兩得乎。朝議久不決。畏知乃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爲侯可也。乃議封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命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尙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盾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與謀。矯命改。

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
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壤畏知假道入朝執恭知其
故欲自結強援與邦傳言請先矯命封爲秦王邦傳乃范金
爲印文曰秦王之寶與所給空敕令執恭齎往可望大喜郊
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僞
也執恭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
使畏知執恭並下獄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馬
吉翔請封爲潯江王使者云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恆
力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助之且請卻所獻南金玉帶良
馬諸物可望怒益甚明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
大兵連陷廣州桂林上走南甯事急遣編修劉蒞封可望冀

王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不聽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明年二月先令部將賀九儀等赴南甯索沮秦封者起恆鼎和及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俱被殺無已乃真封可望秦王畏知入朝見九儀凶悖痛哭自劾極言可望擅殺大臣罪遂留爲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之上欲執其使畏知曰臣聞猛獸當人則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焉避之上揮涕而別手賜金章鑄忠貞直諫四字畏知泣謝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卽瞑目矣至貴陽繫獄士民數萬哭請乃出之黑神廟調疾先是原任河南道御史任僕詔附可望旣議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可望生男乞恩如生

皇太子例翼彝亦希可望旨啓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內編馬畏知憤甚輒抵掌謾罵二人亟搆之可望呼而詰之曰遣汝作何事反作宰相邪畏知曰爲大明宰相而死不愈於從亂賊而生乎可望令杖之畏知除頭上冠撞之曰誰敢辱大臣有死而已乃被害楚雄人以其有守城功立祠以祀焉事聞贈少保諡文烈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王錫袞字龍藻祿豐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南京國子監司業諭德庶子少詹事崇禎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掌部事帝禁內臣干預外政敕禮官稽先朝典制錫袞備列諸監局職掌而不及東廠抗疏請罷之帝又納真人張應京言

加尊天地水三官爲大帝諭中外一體尊奉慶賀錫袞言三
官號不經且邇來奸民竄入白蓮無爲諸教所在充塞若許
慶賀害不可勝言請斥應京清輦轂皆不納尋調吏部以尙
書李日宣下獄掌部事帝嘗以秋夜感念聖母孝純太后欲
終身蔬食錫袞疏諫帝嘉其寓愛於規進秩一等十六年以
憂歸閩中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丁亥永厯帝申前命
道阻不克赴沙定洲作亂執錫袞至會城詭草錫袞疏請以
定洲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旣行而以稿示錫袞大恨懇上帝
祈死數日卒或曰錫袞起兵討定洲兵敗被殺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崇禎癸未進士隆武時授吏部文選

主事永厯帝立預推戴進郎中上駐全州加太常少卿仍掌選事已擢吏部右侍郎從至肇慶拜戶部尙書尋廣東廣西會城先後失上徙潯州再徙南甯皆從孫可望乞封王爵大學士嚴起恆給事中金堡持不可南甯與廣南錯趾可望書有不允封號卽提兵出戰語陳邦傳大懼遣武康伯胡執恭矯詔先封爲秦王可望知其僞復遣使求真封貞毓與起恆共阻之可望怒竟殺起恆於途貞毓以奉使獲免及還進東閣大學士代起恆輔政可望自滇至黔疏請移蹕其將曹延生者基貞毓言不可移旣

王師日逼上召諸臣集議或請走海濱就李元胤或請入安南避難或請航海依朱成功惟文安侯馬吉翔司禮太監龐

天壽素結可望堅主赴黔議貞毓因前阻封又入延生言不敢決元胥疏請出海上固不欲就可望又以海濱爲遠再下廷議頃之趙印選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上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追兵相距百里上下失色適可望遣兵來迎遂於明年壬辰正月移蹕安隆宮室卑陋服御麤惡守護將吏亦罕盡人臣禮上已不堪其憂隱忍之時吉翔掌戎政天壽習勇衛營詔事可望惡貞毓不附己令其黨交章彈劾且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啓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君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也既可望果以朝事悉委吉翔天壽於是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縝主事張鐫胡士瑞連章發其奸上大怒二人求救於太后以免既可望遂

節益著上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與極青陽續鑄士瑞合
謀召西甯王李定國入衛皆許諾引以白貞毓貞毓曰主上
阡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計
遣之定國接敕感泣許以迎王明年夏將擇使往促貞毓復
舉翰林孔目周官而出吉翔往梧州南甯謁祭陵寢青陽還
至南甯密令親信劉吉復命於上上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
毓再撰敕鐫屏翰親臣金印賜定國卽遣劉吉還付青陽行
次高州與周官遇遂偕往定國拜受命初吉翔在道微知有
密敕事遣人赴定國營偵之適主事劉議新者遇吉翔於途
意其必預謀也告之吉翔則大駭以報可望可望令其將鄭
國執吉翔與諸臣面質國乃至朝房械貞毓及刑科給事中

甯國張鏞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歙縣鄭允元大理寺丞湖廣
林鍾太僕寺少卿袁州趙賡禹翰林院檢討晉江蔣乾昌善
化李元開吏科給事中贛州徐極江西道御史錢塘周允吉
廣西道御史南昌宗室議滉福建道御史進賢胡士瑞兵部
郎中四川朱東旦工部郎中九江蔡縝內閣中書廬陵易士
佳吏部員外郎直誥敕房事鄞縣任斗墟等十四人繫私室
福祿爲國愬於太后求救天壽入宮禽之以出貞毓曰凡事
皆宰相主持吾約晉軍討孫可望與諸臣何與而吉翔等必
欲彰此獄乃語國嚴刑拷掠眾不勝楚號呼二祖列宗且極
口罵會日暮風雷忽震烈續厲聲曰今日吾等直承此獄少
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眾皆自承國又問皇上知否續大聲

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
劫上親裁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蔣御曦冷孟鉅蒲縵
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留一人將爲後患擬旨以鐫福祿
爲國三人爲首凌遲餘爲從斬上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改
絞遂駢死北關之馬場尋林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
時甲午三月也居二載定國竟奉前敕護上入雲南追贈貞
毓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忠蔭子
錦衣衛僉事鄭允元武安侯諡武簡張鐫徐極兵部右侍郎
林鍾蔡縝趙廣禹大理寺卿蔣乾昌李元開陳馨瑞侍讀學
士周允吉朱議浞胡士瑞李頤副都御史易士佳任斗墟太
常少卿朱東旦劉議新太僕少卿各蔭一子入監讀書張福

祿全爲國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遣官諭祭卽馬場建廟立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互詳紀年我

朝賜貞毓通諡忠節允元鐫極鍾續廣禹乾昌元開允吉議泥士瑞士佳斗墟東旦青陽均烈愍

任斗墟鄞人以明經入瞿式耜幕薦爲中書舍人桂林失守從上入安隆厯吏部員外郎直誥敕與於密敕十八人之獄對簿時大聲曰死耳大丈夫豈求免於賊臣者從容賦絕命詞以就刑其十六人行事不可詳

郭之奇字仲常揭陽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以忤溫體仁左遷禮部主事久之遷福建提學副使時鄭芝龍已貴顯子森卽延平王成功也方爲諸生歲試欲餽於庠兩院三司

爲緩頰之奇不可甯化李世熊在幕語之奇曰以芝龍氣力
欲他途進身何所不得今沾沾以廩生爲榮意良佳且朝廷
不惜以一品官廩其父其子以能文食餼何傷之奇曰不然
命官是朝廷事衡文是學道事子意在調停耳夫埋沒正性
與世周旋一事不可爲也竟以二等置森福州知府莫逮徵
廩銀入官之奇糾之巡撫張肯堂以同鄉力庇不獲遂大忤
尋以病去官南都擢詹事隆武帝立之奇以芝龍肯堂有夙
嫌家居不詣朝永歷三年起故官兼禮部右侍郎上親試劉
蒞等八人之奇與同官黃奇遇俱教習庶吉士之奇謂黃由
淮知考選安知庶吉士典故奇遇亦以他事相訐輔臣黃士
俊解之乃已明年上幸梧州進之奇東閣大學士孫可望之

殺嚴起恆也之奇知事不可爲行遯交阯上入緬甸光澤王
汝鐵總兵楊祥亦亡入其地交人懼禍及并執送廣西兩司
官多之奇門下士委曲諭降不從壬寅八月十九日被

之謚曰忠節

四川人官總兵不識字而以忠義自許永歷帝入緬甸
允澤王儼鐵亡入交阯交阯人執之送廣西與郭之奇
口遇害望西叩頭謝恩危坐就刑神色不變觀者無不流

涕焉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一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二十五

劉遠生

陳純來
張時規

毛鳳池

錢邦芑

程源
冷孟鉉

翼弁

劉湘客

吳德操

金堡

高勣

金簡

李如月

任國璽

劉遠生西安人初名廣盾宏光時官江西巡撫乙酉秋益王由本起兵湖東遠生募兵三千人命中軍張琮領之由甯都前往甫行而

王師薄贛州遠生亟出城躬往雩都邀琮還救贛人疑其遁

也焚其舟拘其妻子俄而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悔罪琮渡
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墮水死遠生憤甚五月
以河復陣身先士卒被執復逃歸丁亥二月永歷帝擢爲
侍郎劉承胤以同姓故親之故多調護力上幸南甯遠
陶臣瞿式耜俱留桂林金聲桓之反正也式耜請慎選
往諭聖德遠生久於節鉞名聞江右可遣也弗聽尋李
亦反正迎駕南甯式耜慮成棟挾上自尊促遠生入朝
之而事不獲已遠生奉命勞成棟軍成棟議改兩廣軍門
爲行宮遠生謂之曰天子者天下主也爵賞征伐自天子出
脫上駕此則有隱令寄政之嫌且江廣同時反正六師當不
日下金陵上不返桂林謂可從南韶出江右耳若幸廣州則

示天下以苟安矣成棟然之乃還蹕肇慶庚寅冬桂林陷式耜死遠生與族人劉湘客入徭峒以終

陳純來奉化人以監生赴桂林官工部主事永厯時尊皇考王墓爲興陵命往監造戊子冬降臣佟養甲祭陵密詔純乙庚寅冬桂林失上自肇慶出奔或勸之走曰吾當守以待吾君之還死且未敢況行乎乃削髮爲浮屠裝居以不知所終

池字薇垣泰順人崇禎時諸生幕遊於粵永厯時以薦令厯糧儲道晉大理寺卿上入黔不及從伏肇慶山中
大吏跡得之勸之仕曰吾大明世家子何忍辱祖父力辭不獲絕粒死

張時規字必式亦泰順諸生以博學宏通知名入粵辟爲象
州學正升本州知州擢兵部員外郎從弟時斌字吉甫乙酉
選貢永厯時爲修仁令以言事入獄云 補

錢邦芑字開少丹徒諸生隆武中上書言事授御史閣臣熊
開元請改兵部司務上重違開元意命以司務得非時言事
尋復授御史魯都督陳謙奉使入閩忤旨下獄鄭芝龍救之
邦芑奏謙爲魯心腹與鄭氏交最深不急除恐生內患上卽
誅謙芝龍以是益萌叛志丙戌六月元子誕生進諸臣爵大
赦邦芑言浙東新破虜亡齒寒舉朝正切齒同讎之日非蒙
恩受賞時也不報永厯帝立以原官巡按四川丁亥武岡之
變川中不知乘輿所在宗室容藩乘機僭稱監國邦芑疏劾

之移書督師堵胤錫呂大器聲言其罪諸將從逆者多解散
戊子春正月上川中諸將楊展王祥等收復州縣功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其地遣使致書孫可望勸其歸朝可望大喜謂
差官王顯曰從來朝廷文官與我輩爲讎今錢公遣使通問
何敢自外封我爲王我舉全滇歸朝廷矣邦芑復以書謂本
朝無異姓封王者而具疏稱可望歸順既可望逆謀益著心
憂之察其部將白文選忠誠可用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
逆惡號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身陷不義乎文選大感動與
忠國公王祥盟於烏江邦芑爲執牛耳既而可望襲遵義祥
走死文選晤邦芑愧汗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他人賣
公耳因言帝在安龍主辱臣死泣數行下文選怒裂眦折箭

誓殺可望邦芑尋以憂歸隱黔之蒲邨可望強官之至於封
刃行誅不爲動甲午三月二十三日爲邦芑誕辰同人醢酒
可望使者復至山陰胡臆奄在座賦詩有痛哭花前莫相訝
不如往泛五湖船之句邦芑乃祝髮爲僧可望怒不已拘於
興寺兵部尙書程源都察院鄭逢元二人固可望黨且嘗
以邦芑劾罷者也邦芑察其不忘朝廷乃私結之教之以言
激發鎮將此輩朴魯武人無避忌酒酣耳熱罵可望曰剝
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邪邦芑知其可用也丁酉秋九月
可望謀犯關邦芑與二人計曰馬寶馬進忠馬維興雖隸可
望麾下然皆朝廷舊勳圖報無路至白文選決不相負今可
望入滇從中用計圖之如反掌耳源以告文選文選然之與

逢元私見馬寶定約從容謂可望曰使功莫如使過將才無
出文選右者可望信之釋文選以爲大總統交水之役邦芑
實陰啓焉論功擢都御史掌院事馬吉翔忌之時督理晉王
事者爲金維新秩左都御史位在邦芑上邦芑鬱鬱浮沈
而已上入緬後以僧終世所稱大錯和尚云

四川人崇禎末進士慷慨識機變好談功名以躁進爲
所擯故終不顯用與凌駟善駟之以職方主事從李建
師也源謂之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
三晉失守無可爲矣寇逼京師以書勉天津理餉部臣唐
廷彥曰糧廣兵眾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之奇勳也廷彥卽
邀源入城議戰守比源至則防海兵大噪劫餉庫盡斃廷彥

幾死復致書山東巡撫邱祖德曰江南財賦之地子弟多豪
賊不先窺而以貽我彼豈能舍步騎而與我爭長江之險邪
况蜀據其首楚豫橫其腹甘甯蝕其心江東老成尙有人義
旗一舉彼摶此擊克復直指顧間耳議者不察以賊有成焉
其亦借賊爲富貴之資邪時祖德已爲叛將所劫無能爲丙
戌冬永厯帝立於肇慶源與推戴進兵科給事中宗人朱容
藩者誕妄喜事源與交甚懽謂之曰川中諸將兵不下數十
萬吾兩人各請總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也
容藩喜具疏請之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容藩爲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軍務及上移蹕桂林容藩
覬覦入閣受命不卽行私屬給事中唐誠疏劾丁魁楚私逃

謂扈從單弱如容藩程源皆擁戴重臣不宜出外上怒削二人職王太后爲容藩請得復官源入貴州以經理三省劄付沿途勸官賊巨萬巡按御史錢邦芑以聞削職逮問久之用薦起兵部侍郎爲給事中金堡所劾銜之次骨庚寅春上幸梧州五虎失勢源乃與吳貞毓等十餘人合疏論五虎十大罪下錦衣獄閣臣嚴起恆長跪沙際爲求免刑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卽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二語當萬死聲達慈甯舟中蓋堡駁御史呂爾璵疏中有是語源欲因是殺堡也上駐安龍源雖自結於孫可望官僞兵部尙書而不忘朝廷離間逆黨激發忠義於交水之役有功焉授禮部尙書源功名自許入朝卽發馬吉翔之奸吉翔嗾言者劾其臣

事可望源發憤杜門不視事上入緇甸後不知所終

龔彝雲南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揚州副使甲申以事入都城陷逃歸南都定降賊諸臣罪或言其受賊官者劉澤清爲之稱枉是非莫能辨也丁亥孫可望入滇彝與在籍御史任僕主事方于宣首附之又希可望旨啓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內編馬楊畏知抵掌罵之以是成嫌怨畏知之死彝與有力焉丙申春三月李定國奉上入滇擢彝爲戶部左侍郎彝言在雲南受可望十年厚恩辭不受舉朝大譁詰之曰爾中本朝進士官至司道可望入滇爾首迎降忍忘明朝三百年之恩而不忍忘可望十年之恩何也彝恬然未之恥也及上就俘吳三桂居之故都督府嚴兵守之彝具酒餚進謁守者

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君臣之義南北皆同拒我何爲
佳許之入設宴堂上行朝禮畢進酒上痛哭不能飲彝伏地
哭再勸上勉飲三爵彝拜不止觸地死上撫之慟幾絕彝以
黨逆爲世詬病其死也論者予之

冷孟鉅不知何許人黨於孫可望密敕之獄盡置十八人於
死者孟鉅勸之也及李定國奉上入滇黨逆諸臣皆不問授
孟鉅兵部左侍郎巡撫貴州戊戌

王師取貴陽守將馬進忠遁孟鉅被執諭薙髮罵不絕口而
死

劉湘客西安人爲諸生時有盛名崇禎末上海何剛以薦舉
爲職方主事疏言湘客與某某皆憂時有心乞詔起之未及

行而北都陷永歷帝建號粵西湘客爲御史大學士李永茂疏薦十五省人望湘客與焉太監王坤不悅黜之永茂怫然去瞿式耜與湘客亦以文墨相知疏論之改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尋復爲御史劉承胤之劫上如武岡也湘客與同官毛壽登吳德操萬六吉疏請還蹕桂林承胤銜之旣承胤請封錦衣衛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爲伯壽登駁之吉翔疑疏出湘客喉承胤逼上下廷杖諸臣申救仍落職久之起少詹事李成棟歸明湘客與給事中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因袁彭年以納交於成棟之養子元胤時謂之五虎五人中堡守清操爲眾所憚彭年自恃先朝臺諫好爭體統時魁貪狠使氣正發則聽受諸人指揮不能有所爲惟湘客多狡智工窺

瞿閣中事彭年時魁等動必咨之又由薦舉起家以少詹事兼副都御史知講筵而隨彭年輩資格繩人人益不服故五虎中湘客爲虎皮也庚寅正月上幸梧州五虎失勢得罪湘客不勝拷掠贖配追賊桂林破與族人刑部侍郎劉遠生隱峒峒中著有行在陽秋言粵事甚悉彭年堡另有傳時魁亦起家進士桂林之破也叩首乞降卽日補廣東提學道不數日竟死正發事不可聞

吳德操字鑑在桐城人由諸生仕至大理寺丞永歷時官御史嘗疏劾陳邦傳庚寅桂林破被執不受官盡其橐中裝以免

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坐事罷十

六年吏部尙書鄭三俊薦其才未及用而都城陷堡南還丁
內艱乙酉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倬起兵山中與浙東諸軍
遙爲聲援隆武帝立堡入朝陳志倬戰功勸上棄閩幸楚謂
何騰蛟可依鄭芝龍不可倚且言中興之國須馬上成功湖
南有新撫諸營陛下親往效光武故事此皆精兵百戰可得
其力若乃千騎萬乘出入警蹕是承平威儀宜且屏不用上
大喜語廷臣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卽授兵科給事中封志
倬仁武伯堡以服未終力辭請賜敕印聯絡江上師從之旣
至浙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事於魯監國者詆曰堡已北降來
爲間諜耳監國語國安國安執堡御史陳潛夫曰堡何罪彼
與志倬起兵公所知也今其家且渡江來何罪見執國安曰

此鄭氏意因出芝龍書示之且曰今我釋之去去勿入閩入閩必殺之我不敢得罪鄭氏也潛夫以告堡堡曰我必入閩繳敕印倘中道死於盜亦命耳明年夏再入閩以敕印上上欲奪情堡固辭不許芝龍謂將大用之也嫉愈甚大學士曾櫻曰果欲保全堡莫若聽其辭遂以秋八月辭朝去閩亡堡流寓他所及戊子冬詣肇慶謁永厯帝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直有鋒氣不畏強禦遇事敢言甫授職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傳十可斬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等並與焉吉翔氣焰方熾至是頗懼盡謝諸務化澄與起恆並疏乞休由是堡直聲大振諸輕剝喜事者南陽伯李元胤左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

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懽當是時朝臣各分黨類從李成棟來歸者兵部尙書曹煇工部尙書耿獻忠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使毛毓祥太僕卿李綺爲一類自誇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扈行至者大學士起恆化澄朱天麟吏部尙書晏清戶部尙書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靄洪士彭雷德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爲一類自恃舊臣詆曹耿輩嘗事異姓久之復分吳楚兩局主吳者內則天麟貞毓孝起給事中李用楫外則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化澄及兵部侍郎萬翱程源禮部侍郎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邦傳以自助主楚者彭年時魁正發而湘客以秦人堡以浙人爲之輔皆外結瞿式耜內結元胤以自強元胤惠國公成棟子爲錦衣

衛指揮使進封南陽伯握大權以彭年與同反正倚爲腹心
勢張甚時有五虎之號又謂之假虎邱以彭年爲虎頭時魁
爲虎尾湘客虎皮堡虎牙正發虎喉假者元胤本姓賈譏諸
臣之假以張威耳後堡與時魁等復相繼攻起恆吉翔天壽
無已太后召天麟面諭曰武岡之扈賴吉翔左右之令擬旨
嚴責堡等天麟乃爲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止
上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可解明年正月
邦傳怨堡因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請卽令監臣軍觀臣十
萬鐵騎爲何如且堡昔官臨清曾降賊受僞命疏至天麟抵
几笑曰道隱善罵人今亦遭人罵也因擬旨金堡辛苦何來
實所未悉所謂監軍可卽集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堡

固未嘗降賊見之大恚憤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閣詆天
麟曰堡論邦傳卽令之監其軍若請其頭亦卽與邪相與登
殿陞大譚棄官擲印出關曰我輩不復仕矣上方坐後殿與
太僕馬光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命天麟取還所
擬旨諭諸臣供職天麟遂辭位慰留之不可尋召何吾騶黃
士俊入輔吾騶爲元胤所薦旣至知時魁等意不屬亦引退
元胤強留之秉政數月卒不爲楚眾所喜交章詆誅至八月
去時魁等又劾王化澄貪鄙無物望曾經筵傳班堡面叱之
化澄憤碎其冠服立辭去堡等旣連逐諸臣益橫肆往往入
內閣指揮授意閣臣患之請於殿旁建文華殿上出御輔臣
侍坐擬旨於是覬覦之風少止堵胤錫自湖南入朝堡劾以

喪師失地面責其結李赤心爲援張筵宴孫可望使者事且
曰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昵盾錫失
色徐云我執掌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
有朝士因多不直堡孫可望遣使乞封堡以異姓無封王例
七疏力爭及胡執恭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又請立斬執恭以
正國法可望怨恨愈跋扈堡之爲言多循資格拘小數不能
權衡時勢以濟艱難後更連劾貞毓及萬翱程源等廷臣無
不拮擊一月章至六十上由是諸臣必欲置之死徒恐元盾
爲援未卽發庚寅春上赴梧州元盾留守肇慶陳邦傅統兵
入衛貞毓之奇翱源輩咸脩舊怨乃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
楫李日煒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全等合疏

論彭年湘客時魁堡正發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黨誤國十大罪上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瞿式耜再疏申救不聽大學士起恆請對水殿不得入乃長跪沙際爲求免刑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卽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二語當萬死聲達慈甯舟中蓋堡駁御史呂爾璵疏中語也都督張鳳鳴受密旨欲因是殺堡於古廟中陳刑具用厥衛故事嚴鞠之拷掠慘酷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哀祈招賄以數十萬計獄成堡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賊已而李元膺高必正入朝咸爲堡申雪上意漸解一日召對廷臣忽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對者明日庶吉士錢秉鐙疏言臣昨侍班次惡堡者皆在列而皇上再問無

對者則天良難滅堡之不爲小人可知堡受刑最重左腿已折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孑然殘廢之身蹣跚於荒郊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之實殺之也乞量改近邊乃改清浪衛高必正以百金爲堡藥資不受馬寶自德慶來親爲洗創堡竟不死祝髮桂林爲僧名性因瞿式耜張同儼之殉難也陳屍未葬堡上書孔有德曰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路道之梗養病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總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爲王所殺可

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
兩公豈有遺憾於王卽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
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殺其身而
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是
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葬之矣復祠
祀之又曲法以赦其子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
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與聖人禮教共植彝倫者
邪山僧嘗私論之衰世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
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無忠臣則人
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
勳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

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子益可矜哀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讎然必滅其家狼藉其支體而後快邪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以自爲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爲德也山僧以生死之交情不忍默然於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書上未報二人亦獲葬堡爲僧二十餘年而終

高勣字無功紹興人永歷時歷官光祿少卿馬吉翔媚事李定國入閣與龐天壽重握中外權定國劉文秀每相與入二

人家長夜驪飲勛與御史鄔昌琦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蹈秦王故轍疏上二人怒不入朝吉翔激上怒命各杖百五十除名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勛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悟偕文秀入朝救之得復官及定國敗孫可望兵自以爲無他患武備頗弛勛與郎官金簡進言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頓刃以待兩虎之弊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燕薪之上能旦夕安邪二王老於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國愬之上前詞頗激擬杖勛等以解之朝士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路敗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出簡字禹藏與勛同里後扈行入緬並歿於道我

朝賜勛簡諡均節愍

李如月東莞人永歷時官山東道御史孫可望之殺叛將陳邦傳及其子曾禹也去其皮傳屍至安龍如月疏劾可望不請旨擅殺勛鎮有不臣心罪同莽操又請加邦傳惡諡爲不忠者戒上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褒忠無惡諡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以解可望也可望輒大怒遣人至上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之使跪如月憤甚乃嚮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又極口罵執者剝其皮斷其首及手足擗草於皮紉而懸之市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任國璽福建人永歷時官雲南道御史戊戌冬

主師三路入黔上將出奔時國璽官行人獨疏請死守下廷

議李定國等言行人議固是但前途尙寬今暫移蹕他日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乃扈上入緬旣白文選以上左右無重兵率所部入緬迎扈緬人請救阻之議遣使國璽與總兵鄧凱請行馬吉翔陰阻之不果文選不得上耗乃引去初國璽因東宮開講纂宋末賢奸利害爲書進呈吉翔見而切齒上覽一日竊袖以出已而上久於緬吉翔復與李國泰請進講國璽言上年開講遷延不行今勢如累卵禍急燃眉泄泄然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皇親沐國豈吉翔二人之私事哉吉翔大恨擬旨著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者必能出緬今乃卸肩於建言之人抑之使箝口乎一內官出曰爾上千萬本何益也後死

咒水之禍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二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謨

列傳第二十六

傅作霖

李若星

張同敞

于元燧
程岫

章曠

米壽圖

耿廷錄

郭承汾

許蓋忠

張孝起

洪清鼐

傅作霖武陵人由鄉舉仕閩中大學士蘇觀生薦爲職方主
事監紀其軍觀生歿依何騰蛟於長沙改監軍御史丁亥永
曆帝駐全州擢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尋進尚書從至武岡作

霖夙與劉承胤善故得驟遷及

大清兵逼武岡承胤將降作霖勃然大罵曰吾始以汝爲人
汝挾天子作威福惟所欲爲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於死擁
兵數萬糜餉十年平日誇謂天下莫當今議降眞狗彘不如
也承胤不顧

王師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胤又與偏沅巡撫傅上瑞勸
之降作霖唾其面遂遇害妾鄭氏有姿色被執過橋躍入水
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萬厯甲辰進士由知縣擢御史巡視
庫藏陳蠹國病商四弊巡按山西請撤稅使再劾南京兵部

尚書黃克纘爲沈一貫私人湯賓尹死友皆不報出爲福建
右參議移疾歸天啓初起官陝西召爲尚寶少卿遷大理右
少卿三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陞辭發客魏之奸明
年遣將討河套松山諸部鎮番斬二百四十級會有謠傳若
星起兵清君側者魏閹誣以賄趙南星得節鉞除名下河南
撫按提問擬杖戍廉州崇禎初赦還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理河道追論甘肅功進秩二品黃河大決請修祖
陵徙睢甯縣治從之病歸丁父憂久之召爲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代朱燮元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兼巡撫貴州討
安位餘孽有功聞京師戒嚴遣兵入援未至而南都立諭止
之尋受代解職僑居貴州永歷帝遷武岡召爲吏部尚書未

赴遭亂死於兵或曰死武岡之難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

張同敞字別山江陵人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崇禎中都御史鄒元標禮部侍郎羅喻義先後訟居正冤同敞得以武蔭補錦衣衛改中書舍人同敞負志節感恩益自奮十五年奉敕慰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而北都陷攜所懸牙牌徒步南奔妻許氏亦奉居正神主自江陵來遇於江西痛思宗之死服喪三年誓不仕南都陷走福建時隆武帝博求先朝舊臣宰臣以同敞言召見命之官力辭上曰此爾祖蔭今不受職此爵湮矣爾縱欲報先帝奈祖爵何爾文臣不當授武職強爲朕服錦衣官毋過辭未幾堵胤錫收降李赤

心表至行在上謂同敞曰爾家世有名於楚今賊在楚地爲
朕撫之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岡永厯帝以廷臣薦改翰林
院侍讀學士劉承胤忌之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科甲乃改
尚寶卿武岡之變爲亂兵所掠避入黔中時粵黔隔絕數月
不聞行在消息川黔官紳議立榮韓二藩同敞與錢邦芑鄭
逢元楊喬然力爭之眾議乃沮戊子間道赴行在擢詹事府
詹事瞿式耜薦其知兵得士心乃命以兵部侍郎兼翰林侍
讀學士總督諸路軍務

王師敗王永祚於永州同敞馳扼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救
之乃解去同敞健瘦而髯有膽氣詩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
四十無子蕭然一榻每督戰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則危

坐不去諸將復還戰取勝還自全州遇庶吉士錢秉鐙於灘江悲歌痛飲自誓必死手詩文一卷曰余無子此卽余子也秉鐙慰之曰往時封疆朝廷爲政今者我爲政我在則失者可復也同敞曰無可爲矣往時兵敗吾不去將士去而復回取勝者有之昨兵敗踣我而去矣士心如此不死何爲桂林破與瞿式耜同殉難事詳式耜傳絕命詩云一日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事聞贈江陵伯諡文烈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

于元燧東阿人大學士慎行子也永曆帝建號以蔭生起家

歷官兵部右侍郎督粵西軍被劾去留守隰式耜庇之甚力
明年奉命督楚軍楚地失請復督廣西頗與式耜相忤滇將
開國公趙印選方強元燧欲結以自助有少女許字甯遠伯
王永祚之子矣乃改嫁爲印選子婦由是趙王不睦諸將心
益離庚寅十一月

王師逼桂林微服遁甫出城爲亂兵所殺

程峒吉安進士崇禎末官蘇松糧道南都立大理寺卿鄭瑄
薦峒才可大用適以爭妾事與鄉紳彭某相訐宏光帝命部
臣嚴議峒去官猶擁鄉勇三百人自隨用是不爲鄉里所喜
隆武帝授爲惠潮巡撫因盡室至粵西永歷時擢兵部侍郎
己丑正月江西已陷行在猶不知命峒齎敕趣李赤心往援

赤心伴言

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爲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岫護之先行界口守將張祥利其貲發礮焚岫而取之事聞以不戒軍士誅其將領楊宏遠焉或曰李元胤惡岫召忠貞營入行在使祥殺之補

章曠字于野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汙陽知州十六年賊陷州城同知馬應死之曠走免謁總督袁繼咸於九江署爲監紀推官從諸將方國安等復漢陽署推官兼攝府事尋署分巡道明年四月承德巡撫王揚基檄曠守德安城空無人有衛官數人齎印送賊曠收而斬之日夕爲警備居三月代者李藻至巡撫何騰蛟檄曠署荆西道曠去藻失將士心城

復失曠亦以沔陽失城罪爲給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倫所劾候訊黃州用騰蛟薦令戴罪立功乙酉夏四月左良玉犯南都騰蛟脫身至長沙以曠爲監軍副將黃朝宣者故巡撫朱一鶴部將也駐燕子窩張先壁以精兵三千屯漵浦騰蛟悉令曠召之來畱先壁爲標下親軍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曠召劉承盾於武岡闖賊死其黨劉體純等六大部擁眾數萬逼湘陰乃用曠謀盡撫其眾會良玉亦死部將馬進忠王允成無所歸突至岳州偏沅巡撫傅上瑞大懼曠曰此亦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泉爲誓進忠皆從之進忠卽賊中渠魁混十萬也南都旣覆

王師逼湖南曠悉力禦之隆武帝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湖

北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嘗戰岳州以後軍不繼而還又大戰於大荆驛身扼湘陰平江之間湘南恃以無恐永厯帝加兵部右侍郎丁亥四月長沙之失也何騰蛟走衡州曠亦走寶慶尋至祁陽與騰蛟會騰蛟將謁上武岡乃以兵事屬之駐東安已復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抑鬱成疾徇永安卒於軍子有謨字載謀孤露無所歸衡陽王夫之招之同居雙壽山飯糗然脂三年學成爲夫之高弟子焉米壽圖宛平人崇禎中山舉人知新鄉縣破土賊斬千二百級以治行徵授南京道御史楊嗣昌倡練兵之議壽圖疏陳十害尋劾偏沅巡撫陳睿謨廣西巡撫林贊貪黷監軍張若騏冒功罔上帝皆納之甲申五月南都建國壽圖與推戴馬

士英之薦起阮大鍼也壽圖論之時川省已爲獻賊所據命壽圖巡按又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之西行至則與督師王應熊總督樊一蘅聯絡諸將收復川南郡縣隆武帝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丁亥春獻賊餘黨孫可望山川入黔布政使張耀請發民兵守禦壽圖難之俄賊奄至貴陽出奔沅州尋沅州亦陷死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耿廷錄臨安河西人天啓甲子舉人崇禎中以知州疏陳時政言將多不若良兵多不若練餉多不若核又言諸臣恩怨當忘廉恥當勵優旨褒納擢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京師陷走南都以張獻忠亂蜀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沙定洲軍由

建昌入川討賊尋命以僉都御史代馬乾爲巡撫未赴而定
洲亂作蜀地亦盡失遂止不行丁亥三月李定國陷河西延
錄赴水死妻楊氏被執不屈亦見殺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郭承汾字懋袞晉江人崇禎癸未進士由淮安府推官入爲
浙江道御史隆武帝命以原官巡按貴州與定番侯皮熊總
制范爌協力勦撫聞亡粵中命未下熊爌疏留詔晉太僕卿
兼僉都御史巡撫黔南孫可望之納款也令李定國與承汾
等會盟於龍里可望入貴州承汾貽書責之謂牛耳之血未
乾北門之師夜至君父可欺天地神明不可昧也可望襲執
之同執者見可望皆跪承汾與平越知府黃應運獨挺然不

屈曰頭可斷膝不可屈可望羈之民舍中餓十四日死或曰與應運等同日遇害總兵許盡忠瘞其屍焉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許盡忠不知何許人永應時官平虜將軍孫可望之殺郭承汾黃應運等六人也盡忠賂張護衛使說可望曰大王將建大業宜被除不祥陳屍四衢非宜也曷瘞之乃列葬六棺於貴陽之毛家巷側葬畢語所親曰獠犬饑狼逢人卽噬吾肉喂犬狼何益潛入頂耙苗洞不復出辛丑之春應運子培鼎扶櫬歸見盡忠率卒屯田自食其力猶服舊時衣冠云

張孝起吳江人舉於鄉爲廉州推官避兵海隅舉兵謀恢復戰敗被獲妻妾俱投海死孝起羈軍中久之李成棟歸附得

脫去永歷帝以爲吏科給事中清介不與流俗伍從至梧州時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失李元盾援並辭職乃以孝起掌吏科印高必正爲劉湘客鄉人疾孝起之排湘客黨也怒罵於朝上爲解之始已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高廉雷瓊四府城破走避龍門島島破被執不食七日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洪消鼇字六生晉江人崇禎間拔貢生謁隆武帝於閩授衡州通判督師何騰蛟奇之請改知道州閩亡李赤心等十三鎮以所部奉使稱臣於粵出道州消鼇迎說曰兵所以異賊者畏法受官節制也今縱劫則依然賊耳諸將皆頑日獨郝永忠奇之曰子非百里才行當佐吾軍偕之見永歷帝擢右

僉都御史監諸鎮軍駐湖南何騰蛟死孫可望入滇朝問阻
絕乃與十三鎮還入西山據楚之夷陵歸州巴東均州蜀之
巫山涪州等七州縣屯田固守久之得安龍駐蹕信間道上
書言十三鎮公忠無二今扼險據衝窺晉楚蜀有數隨時而
動議者多其功詔加清鼈兵部右侍郎總督粵滇黔晉楚豫
軍務緬甸既覆清鼈猶偕諸鎮崛強湖湘間康熙三年

王師分道定巴東李來亨自焚死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清鼈
曰師亡與亡去將何之遂被執諭降不從臨刑之日神色不
變投屍巫峰三峽中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三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列傳第二十七 補

陳士奇 陳錫 王行儉 顧景 龍文光 劉佳允

劉之渤 馬乾

李乾德 弟升德 樊一蘅

范文光 詹天顏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天啓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四年考選授禮部主事歷官贛州兵備參議進副使督四川學政本文學士而廷臣以知兵薦十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軍政廢弛石砭女將秦良玉嘗圖全蜀形勢請益兵

守十三隘不能用蜀以是擾朝議命川北道龍文光代之十七年春甫謝事而夔州告陷或勸之去士奇不可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賊旣入涪州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支遂潰賊傳城下士奇日夜登陴以火罐滾礮擊賊無算賊裸婦人向城而罵城三面臨江皆石壁西南有磚城數十丈賊發民墓凶具負以穴城六月丁丑陰雲四合賊藏火藥於城角晨起箭礮齊發磚石皆飛城遂陷士奇及副使陳縵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執士奇罵不絕口而死我

朝賜士奇通諡曰忠烈補

陳繼不詳何處人官關南兵備副使護瑞王入蜀死於難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補

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
郎中出知荊州府改重慶乙酉六月獻賊自涪州犯重慶城
陷罵賊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補

王錫字子美新建人崇禎庚辰進士知巴縣嘗平姚黃巨寇
斬其渠黑虎馬超獻賊之破墊江也錫復之及攻重慶又敗
之銅鑼峽被執顧瑞王曰事至此死耳膝不可屈賊箝其口
剖其左臂縛樹上射之又嚮而烙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補

顧景官指揮城陷入瑞王府以己馬乘王鞭之走遇賊呼曰
甯殺我毋犯帝子王被戕景亦死之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補

龍文光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十七年以川北參政擢
右僉都御史代陳士奇巡撫四川時賊已逼成都文光自順
慶偕總兵劉佳允率兵三千馳赴之入城設守而王宗大姓
逸去者半八月之五日賊騎兵自資陽水兵自洪雅新津薄
城下佳允出戰敗還文光見濠涸急遣郫縣主簿趙嘉煒決
灌縣堰水以益之初九日大雷電雨如注守陴者不能立賊
火攻如取重慶法西北陬錦江樓崩木石飛空賊蜂擁入不

踰時灌縣水至而城已陷矣文光投浣花溪死或云戮於濯
錦橋佳允川北進士亦同赴浣花溪死我

朝賜文光通諡曰忠節

補

劉之渤字安侯鳳翔人崇禎甲戌進士授行人擢御史能直
言出按四川十七年正月獻賊大破川中郡邑四月聞都城
失守人心益洶懼舉人楊鏘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
之渤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七月南都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四川未聞命而賊已逼請蜀王出貲募士不聽王謀遷滇之
渤持不可與內江王至沂爭而城中已洶洶不成行城陷賊
以同鄉欲用之之渤罵不屈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之
渤厲聲曰甯多劓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同時殉難者詳忠義傳

馬乾一名體乾昆明人崇禎癸酉舉人知四川廣安州夔州
告警巡撫邵捷春檄乾攝府事獻賊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
下會督師楊嗣昌兵至圍始解擢川東兵備僉事成都陷龍
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乙酉三月檄副將曾英擊走
賊將劉廷舉復重慶率所部守之英守佛圖關相犄角時乾
已爲督師王應熊所劾而道阻詔命不至視事如故賊遣劉
文秀以數萬眾來攻乾固守英援之賊敗還丙戌冬十二月
大清兵追賊餘黨至重慶乾出禦敗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補

李乾德西充人崇禎辛未進士十六年歷右僉都御史撫治

鄖陽未赴改湖南時武昌已陷乾德駐岳州獻賊來犯乾德令民他避匿壯士健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伏發殲其前部賊怒悉眾仰攻城陷乾德走長沙轉徙衡永賊至輒先避長沙衡永皆隨陷宏光時以失地謫赴督師王應熊軍前自効丁亥永歷帝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川北乾德入蜀其鄉邑已陷父亦被難察諸將中惟許袁韜與武大定欲與就功結二人爲心腹適蕩寇將軍李占春有湖灘之捷九月韜亦攻佛圖關取重慶奉乾德駐之冬十一月楚宗室容藩率占春至重慶時容藩謀據蜀會乾德諷其推戴已乾德若不解者而禮復不相下適長至行朝賀禮袁韜自賊中出素不知禮與容藩同班拜舞容藩怒占春光不平容藩命占春襲韜並害

乾德乾德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驗是夕坐船屋仰視星氣
覺有異咄咄謂此主急兵走匿崖谷間頃之占春襲韜不克
搜乾德船止一妾一女乃大驚韜聞恐乾德之亡也大哭既
迎至卽大喜集兵與占春相讎殺數戰不解川南總督楊喬
然巡按錢邦芑爲兩營解釋占春亦歸乾德挈旣韜大定久
駐重慶士卒饑乾德遣人說嘉定守將楊展與合兵因其餉
展大喜誓爲兄弟資之食已而惡展構韜殺之據嘉定眾論
咸不直乾德諸將愈解體孫可望在滇聞展死始有圖蜀心
上書爲展訟怨遣劉文秀等分道入川辛卯十月至嘉定韜
大定拒戰不勝就禽遂降乾德以其父明舉死西充之難也
語其弟御史升德曰吾不可以再辱閭家赴水死而蜀人惡

其殺楊展曰賊入川實彼召之雖死無稱之者我

朝賜乾德通諡忠節升德節愍補

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萬厯己未進士以知縣入爲吏部郎
中崇禎三年遷榆林兵備參議賊多榆林人又久荒饑民益
相挺爲盜一蘅撫創殘修戎備討斬申在庭馬丙貴平不沾
泥累遷右參政分巡關南總兵曹文詔敗沒羣賊迫西安總
督洪承疇令一蘅監左光先等軍連破賊又屢挫賊於漢中
十二年擢僉都御史代鄭崇儉巡撫甯夏被劾罷歸十六年
冬用薦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道阻不達南都立復
申前命時張獻忠已據全蜀諸郡惟遵義未破大學士王應
熊駐節焉一蘅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

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茂州一衛乃起甘
夏臣爲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
朝宗所攜潰卒三萬人明年乙酉三月攻敘州斬賊數千級
走僞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
相持一月一衛糧盡退屯古蔺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朱化
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賊驚潰遁去化龍以軍孤還
守舊地他將復連破賊於摩泥滴水明年三月一衛乃命展
應試盡復嘉印眉雅諸州邑於時故總兵賈聯登及其中軍
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
治其他據城邑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范文光松茂
則監軍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衛乃移駐納溪居中調

度會督師應熊於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賊始懼盡屠境內民沈金銀於江大焚宮室火連月不滅將棄成都順流東下展逆戰於彭山之江口大破之走還成都會

大清兵西征至漢中賊將劉進忠降又曾英王祥兵日逼乃決意走川北九月入西充之鳳凰山十二月

大清兵奄至射殺之其黨孫可望等擁眾突佛圖關曾英逆戰死於江賊遂陷綦江踰月陷遵義入貴州

大清兵追至重慶巡撫乾敗死遂入遵義以餉乏旋師王祥等復取保甯二郡時應熊已卒一蘅再駐江上爲收復全蜀計疏列善後事宜及諸將功狀永歷帝晉一蘅太子太傅戶兵二部尙書其實全省分崩離析號令各擅一蘅所保者敘

州一府而已明年七月李乾德殺楊展一蘅怒移書誚讓乾德諸鎮亦皆憤有離心既王祥敗死烏江諸鎮兵多散一蘅益孤遂謝事居山中繼聞范文光詹天顏之歿憂鬱遘疾於壬辰九月卒補

范文光內江人天啓初舉於鄉崇禎中歷官南京戶部員外郎告歸獻賊亂蜀文光偕卬州舉人劉道貞蘆山舉人程翔鳳雅州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鎮國將軍朱平櫟爲蜀王推黎州參將曹勛爲副總兵統諸將而文光以副使爲監軍勛敗賊於龍鶴山明年乙酉率參將黎神武攻雅州不克僞監司郝孟旋守緜州文光遣間使招之孟旋襲殺守雅州賊以城來歸文光等入居之獻賊死文光保境如故戊

子永愍帝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而以監軍僉事詹天
顏巡撫川北天顏永定人或曰龍巖人以貢生起家爲松潘
同知嘗與副將朱化龍擊斬獻賊僞將王運行復龍安茂州
厯擢安縣道時川北報恢定故與文光並命而政令不一諸
將亦不受約束李薊德之殺楊展也文光憤入山不視事壬
辰二月

大清兵取嘉定文光聞之賦詩一章仰藥死六月

王師取石泉天顏兵敗亦不屈死我

朝賜文光天顏通謚俱忠節

補

男承禮補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